

平安的服事

..... 角聲副總幹事 葉啓明牧師

作為一個牧者，不時都會有人邀請我去探病，期待我可以把安慰帶給他們的親友，更希望我可以向到他們的至親至愛傳福音，在臨終之前為他們施洗，肯定他們可以得著永生。

在服事中，我有機會接觸到在不同處境的人——喜怒哀樂都有。當中落於悲哀之中的當然是最多。在面對悲哀的人之中，我最懼怕的是患上絕症，痛著臥在死亡邊沿的人。站在他們的床前，可以說甚麼呢？怎樣跟他們說話，可以帶給他們安慰，可以帶給他們盼望。

為她唱「平安」這首歌

最近到醫院探望一個患上癌症末期的朋友。她不是基督徒，媽媽參加一貫道，常到一個教會當義工，很想女兒在離開世界之前，能有牧師為她施洗。一位姊妹就聯絡上了我。

我踏入了病房，看見一位瘦得「皮包骨」的朋友，鼻子插著膠管。雖然我是常到醫院探望病人，但看見她，還是有點不舒服的感覺。望著她，我不知道怎樣跟她開口。走近她床前時，我簡單禱告：「神呀，我應該說甚麼？」到她身旁，望著她。我不其然地對她說：「我姐姐也是患上癌症而離開世界。在她發現患癌之前，她信了耶穌。病發之後，在辛苦之中，她經常向耶穌祈禱，耶穌聽她禱告…你也可以向耶穌祈禱。」說完了姐姐簡單的見證，我就問她是否願意我為她祈禱。

過去，我探望病人時，都不會說很多的說話，特別是第一

次見面的病人。而在探訪中，我都會鼓勵他們親身向耶穌祈禱，另外，我亦會問病人是否願意我為他祈禱。我覺得為他禱告和鼓勵他禱告是很重要的。因為禱告可直接把他帶到神的面前，讓他親身經歷神的真實。一般來說，無論甚麼背景的人，大多數都會樂意讓我為他禱告。但這位朋友卻輕輕的搖了搖頭。她不願意，我就只能告訴她，我回家後會為她禱告。跟著，我問她可否給她唱一首歌，並給她解釋：「在我姐姐臨終之前，我常唱這首歌給她聽，名叫『平安』（註）。姐姐聽了這一首歌，感覺十分平安。」見她沒有反應，我就把歌唱給她聽了。

第二日再到醫院探望。她說話不便，我再把歌給她唱了一次。之後，問她可否為她禱告。這回她表示答應，為她禱告，感覺到開始讓心打開。

第三日踏入病房，第一次看見她媽媽、妹妹及先生。她們正在收拾東西，說已經無藥可救，回家等待。自我介紹後，她媽媽模模糊糊的告訴我，好像院牧已經跟她施洗了。在她離院前，我有機會跟她單獨談話。我問她：「你還記得我唱給你聽的歌嗎？要我再唱一次給你聽嗎？」她微弱地作出表示，我就把歌再唱一次。我感覺到她是敞開在平安之中。

醫務人員把她推出病房，跟在後面，看看她的家人，有點送殯的感覺。後來收到消息，這位朋友當晚就離開世界了。回想離開醫院時，心裡有一個感動，相信她的心已經向耶穌敞開，相信她是安息於主懷之中。

我曾有過幾次服事類似這樣垂危的人。根本就不能肯定他們是否在心裡真正接受過耶穌，是否已經得到了永生。不過，就他們的反應，就憑信心相信聖靈在他們身上有開啟的工作，把他們的心門打開。

「憑信心」為他施洗

多年前，深夜收到姊妹來電，請我陪同探望她的好友。但她並不知道朋友所進的醫院。帶著碰巧的心情，竟然一碰就找對了醫院。進到病房，那位朋友已經在垂危之中，姊妹給我介紹，並告訴他我們怎樣碰巧地找到他。當晚那位朋友對福音態度非常抗拒。

第二天，姊妹懇切的請我，希望我再去探他時，為他施洗。我當時已經感覺有點為難：「他不願意信耶穌，怎為他施洗呢？」到了醫院，發現那位朋友已經進入暈迷狀態。姊妹就更懇切的提議我請他暈迷的朋友信耶穌，並問他是否願意接受洗禮。在免為其難的情況下，我捉著病人的手，對他說：「你要信耶穌嗎？假如你願意的話，就捉一捉我的手吧。」如是者，我對病人說了兩次，第三次我在病人耳邊告訴他：「假如你要我為你施洗的話，你就捉緊我的手。」之後，病人「好像」有點反應。於是我就「憑信心」為他施洗了。

翌日，我帶著一點豫疑到醫院去，因為我實在不大肯定自己昨晚所做的是否正確。到了醫院，走到病房門外，一看，我當時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位朋友已經從暈迷醒過來，很精神的坐在椅子上。我去問醫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醫生跟我說：「May be the holy water.」（也許是那些聖水。）我真不知那為醫生是認真還是講笑。不過，對我來講，這就好像神給我的一個保證，告訴我神的救恩臨到了這位朋友的身上。

我當然明白，那全是神恩典的彰顯，而不是因為我的信心，更不是因為那是甚麼聖水。從那一次的經驗，我學了一個功課：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人要憑信心向人傳福音，但最終還是因為神的恩典而不是因為人的信心，更不是因為人傳福音的口才。

平安的寶貴和真實

回想這兩次經驗，就倍加感到「平安」那首歌的信息是何等的寶貴和真實：「平安，上主恩賜，平安在世間找不到。平安是世間不可領會，真安寧，真和平。平安，天賜永伴你。」^㉔

註：此歌是葉啓明牧師在「九一一事件」之後，自英文歌 My Peace 翻譯而成。歌的原文是耶穌被捉拿之前給門徒的一個應許。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It's the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give. It's the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Peace to live. Peace to give.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

心絃被觸動的感覺很好。在很多不同情況下，我們的心絃會被觸動：競技場上的速度與精準；傷殘人士們的努力奮進，優美動聽的音樂，以及那伸出來的救援之手等等都能觸動心絃。我最近一次充滿喜樂的激動，是在我極度無助情況下發生的。

多個月來，角聲每月財務赤字是數以萬元計的；每次給同工發薪金前，會計同工都會告訴我，若不借用使命中心加建專款，薪金支票就不能發出！這時候，我不單承擔著說不出來的壓力，也懷疑自己是否走錯了路！

這時，我唯一能夠做的是專心禱告。一方面是因為如此龐大需要，已非人力所能及了；另一方面，我確實需要尋求天父指引，最重要的是讓我不要走錯路。

那天，是整個紐約市的傾盤大雨之後，我照常清早回使命中心禱告，卻發現地下室滿了兩吋的水，那種沮喪之情可想而知。但我決定靠主恩典，用微笑去面對排山倒海的困難。而那天，角聲竟收到一張三十萬元的奉獻支票！我確實被這愛心奉獻觸動了，但更讓我熱淚盈眶的，是我知道天父在看顧，祂似乎是對我說：不怕，繼續努力吧！

那天，我的心絃被愛觸動了，久久不能靜止。

似乎這種激動在我們人生中可遇不可求；但其實，讓心絃被觸動，是有路可循的。如果你願意保存感恩之心，向美善的事物開放，你的心隨時會被觸動。^㉕



籌款記

角聲兒童村事工陳明植

三明華恩兒童村的委員，為籌款晚會而盡心盡力。本文作者陳明植(上圖後排右三)撰文寫出自己在晚會前後的血壓情況，一升一降之間，緊扣人心。

自從去年十月開始服食血壓藥後，醫生要我每天晚上量血壓。「為甚麼血壓那麼高？」太太邊量邊問。我說：「不知道。」第二天晚上又量，也是一樣，上壓是156，下壓是101！

從年初開始，我們角聲中國兒童村的委員們便忙於籌劃於六月二十三日為兒童村舉行的籌款餐會。為了這個一年一度的籌款餐會，訂餐廳、設計海報、餐票、預算人數等等，便成為我們例會要談的內容。

「角聲那多餐會，那裏有那麼多人來？我看我不會請得到很多朋友！」

「我的朋友已來過了多次，今年他們可能不來了！」

「那我們預算開多少檯？我們作最壞打算吧！多少檯？不知道！」

以上都是我們的對話，重覆地說也重覆地聽！

時間飛快，五月又到了。會議開了多次但內容還是不多。我的血壓沒有好轉。醫生說我要加血壓藥的份量，從20 mm 到40 mm。

經過多次會議和禱告，我們開始有一點頭緒，也終於有節目了：

今年，我們請到陳麗娟院長來美述職籌款。我們邀請她報告三明兒童村的院務。

主席說有一個年輕人，叫郭冠華(Stephen Burkholder)，去年底時曾與家人探訪過我們兒童村。現在，神感動他要到兒童村來當愛心哥哥。我們要為他作差遣禮。

還有，另有一位主內的江姊妹，她是一個助產護士，要在角聲法拉盛中心開辦產婦班。因為她愛護兒童村的小孩，所以把收到的費用全數捐給兒童村。我們要在餐會上向她說謝謝。還有文弟兄獻唱等等...

神的預備真是豐富，我們的餐會節目已經排得滿滿了。感謝神！

「我們現在已有十八檯了。但大多數是只有檯長(table captain)，沒有檯客(guests)，如何是好？」這是我回答勞牧師的電話。

另外，有姊妹說為甚麼沒有RSVP？我們去年也是沒有的。「那客人呢？」她問。

面對種種問題，我的血壓又升高了。

手提電話響起，是主席來電話，得知去年支持我們的一



上圖：陳麗娟(左)在籌款晚會中，向會眾解說兒童村的情況。
下圖：取了中文名字的郭冠華(左)與李吳淑儀(右)在差遣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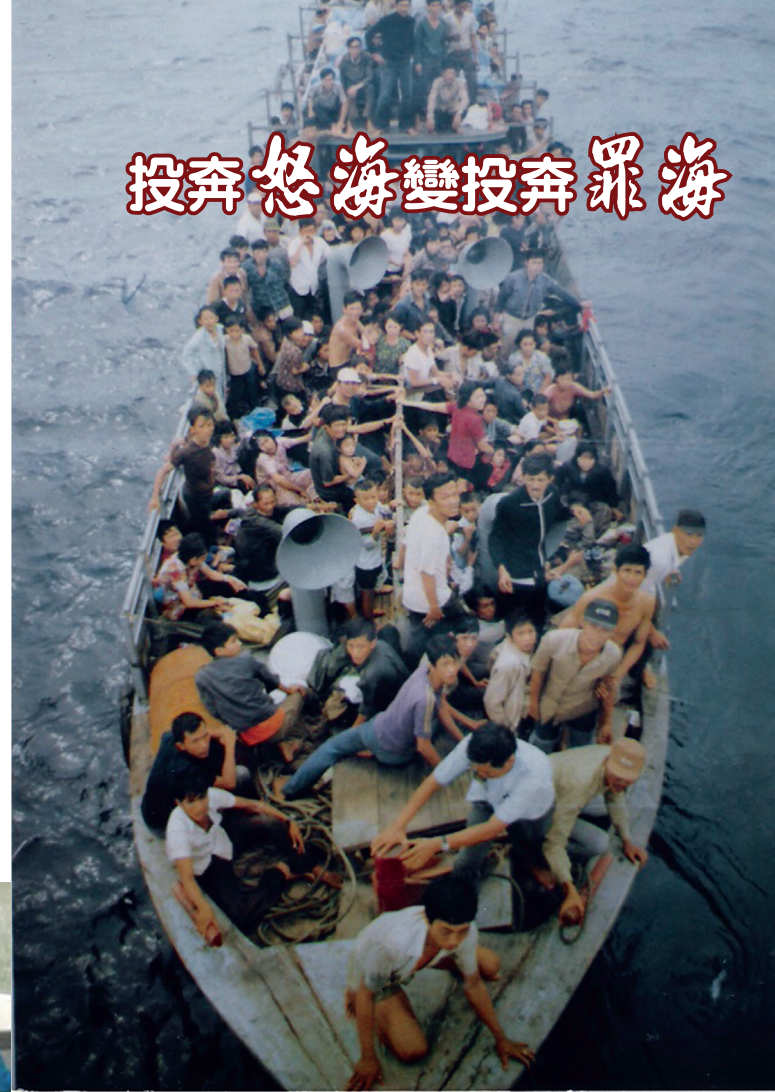
投奔怒海變投奔罪海

位姊妹，今年再給我們一個鼓勵。她說她將倍數提高我們收到的奉獻，意思就是我們每籌得一塊錢，她就奉獻一塊，以四萬元為頂點。聽到這消息，一方面我們很高興，一方面也擔心若籌不足四萬元，就會浪費了姊妹的愛心。這壓力真大！

籌款晚會快到了，仍有幾張桌子未有人客名單。我再禱告神說：「我們已經做了我們要做的，求你幫助我們請客來分享愛宴吧！」

感謝神，開席時間到了，全場共有二十二檯嘉賓，人數一如我們所想所求的。當我們點算奉獻數目時，發覺全晚收到的愛心奉獻，合共是三萬七千元，還差三千元才到四萬，亦即那位姊妹答應倍數奉獻的最高上限。豈料不出半分鐘之內，一個姊妹舉起手來說，她願意配上尾數三千元！真是耶和華以勒！願榮耀歸與我們的天父！

晚會過後翌日，太太再為我量血壓，上壓是127，下壓是70。她說：「哎！為甚那低？」我說：「這才是正常！」醫生說我是個容易受情緒影響的人，這是我的個性。我的血壓回復正常了，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感謝神！☺



我與黑幫的日子

多倫多角聲同工黎淑冰.....

本文主角 Dean Duong 是加拿大溫哥華《號角月報》的派報義工，每月拍夥一位不良於行的俄羅斯裔老人 Alex Martichenko，到溫市唐人街、卑斯大學及多個地方派報紙；每期經由他倆派發的報量多達一千份。與此同時，他也十分照顧 Alex，二人關係密切，情同父子。Dean 的一生充滿傳奇，宛如小說情節，都是真真實實，確確切切。

耶穌說：讓

小孩子到我

這裡來，不要

禁止他們...



馬太福音19:14

由越南移民到溫哥華的 Dean Duong，有著傳奇的前半生；他年少時壞事做盡，甚至惹來殺身之禍，受槍傷後一直不能說話、不能走路，繼而患上嚴重的憂鬱症，且有自殺傾向。後得在獄中信了耶穌的好友向他傳福音，結果決意信神，因而生命得著極大改變。現正積極投身於「卑斯青少年挑戰」(British Columbia Teen Challenge) 的事工中，接觸無數的失喪年輕人。

生長在越南的 Dean Duong，孩童時期，曾目睹無數人死於飢餓，覺得許多人的生命並沒有任何價值。後來跟隨祖母、一位叔叔和四名嬸嬸逃離原居地，而父母和兄弟姊妹則仍留在故鄉；數年後始定居加拿大。



當年口叼香煙的Dean，連可卡因也販賣，更因與黑幫發生衝突，被槍擊傷至癱瘓。

「域多利亞 (Victoria) 是我成長的地方。第一日抵加時已認識鄰居 Tri，他更成為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惜自己卻沒有任何獨特的強項，但我卻十分喜歡運動，學業成績尚算不錯。當時，放學後總愛跟 Tri 泡在一起，Tri也成為了我的好友。

唸第七班時，我無奈地隨祖母一家遷至溫哥華，離開我熟悉的環境和好友，一時間要接受新的轉變，很是不適應，整個人悶悶不樂，甚至迷失方向，轉而開始和損友打交道，最終竟輟學。」

那段犯罪日子， 我成爲追殺目標！

Dean Duong 憶述年少無知時的愚昧行為，深感後悔：「在那段瘋癲日子，我每每玩至通宵達旦，更參與過各類的犯罪活動，並聯同朋友販賣可卡因，從中所賺到的豐厚酬金，足夠我們過著富裕奢華的生活---這一切叫人自以爲是，深信自己天下無敵、不能被冒犯，也無人可阻礙我們的決定，總之是狂妄自大。」

Dean 說：「更大膽的是，在夜總會常跟幫派打架，甚至拔槍駁火，視人命爲無物，而我大部份的朋友亦因此喪命；眼見不計其數的好友因幫派暴力身亡，心中也知道我的前景並不樂觀。雖然我多次幸運地逃過死亡關口，但由於所作的勾當涉及金額太龐大，所以，對頭由內地聘請殺手來對付我們這些餘黨，我終成爲他們下一個追殺的目標。」Dean Duong 說出當日身陷險境的情形，一如黑幫電影的情節。

有人向我連開兩槍， 都中要害！

一天晚上，正當 Dean Duong 跟友人在泰國餐館吃飯之際，有人進來並掏出手槍對準他。「我登時抓著那支槍，拼力跟槍手糾纏了好一會，但那感覺卻似非常漫長，仿似是永無止境。直到我筋疲力竭的時候，他向我連開兩槍，皆中我要害：一槍打中頸部，另一枚子彈則射到頭的左邊。我應聲倒地，傷口鮮血淋漓，開始失去知覺，但仍可勉強撐著打了一個求救電話，之後便昏倒了。」

身受重傷的 Dean Duong，幾日後方甦醒過來，發現自己身處醫院，四肢已經癱瘓。鑑於受到警方貼身的保護，Tri 也不能探望他。

這些不快的經歷，不但沒有隨著時間而流逝，反而越來越感到生命苦澀難熬，而且患上非常嚴重的憂鬱，且有自殺的傾向---「試想想，一個不能說話、不能走路，終日活在自咎，自責中的人多麼痛苦！總之，就是不想再活下去。」

幾年後，Dean Duong 的身體逐漸康復，但仍要一瘸一拐地走路。「沒有朋友的我，覺得極度的孤單。也因犯事而坐牢的 Tri，在出獄後竟來找我，原來他在獄中接受了耶穌基督爲救主，並向我作見證。」



好友在獄中信主，並向Dean傳福音；終於，Dean也接受了耶穌的救恩，受洗成爲新造的人。